

语言接触与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

袁 芳 魏 行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提要 西北方言的语序自元代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否定词普遍出现了后置倾向。学界认为,西北方言的演变与语言接触有关。然而,这种接触性演变具体是如何发生的?目前尚未有系统探究。本研究以“把”字句否定式和包含状语的否定句为切入点,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考察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研究发现,阿尔泰—汉语中介语和西北方言在否定表达方面存在高度的一致性。阿尔泰语母语者对汉语否定句的不完全习得是西北方言否定词后置语序产生的主要动因和机制。

关键词 西北方言 否定后置 语言接触 中介语 不完全习得

中图分类号 H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23)02-0164-15

1 引言

与普通话相比,汉语西北方言在否定表达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通常允许否定词出现在否定对象之后。如例(1)–(3)所示,“不、没(有)”等否定词不仅可以用在“把”字及其宾语之后(否定后置特征A),而且能够出现在被否定的状语成分之后(位于副词之后为否定后置特征B,位于介词短语之后为否定后置特征C)。^[1]例如:

(1)否定后置特征A:“把”字句否定后置式

- 关中方言:我把兀个人夜来没看着。(我昨晚没看见那个人。)(唐正大 2013:67)
- 兰州方言:你爸把你不管吗?(你爸不管你吗?)(包金曼 2016:15)
- 宁夏方言:你把大话不咧说。(你别说大话。)(张安生 1993:75)
- 西宁方言:你阿门把书不念?(你为什么 not 念书?)(靳玉兰 1995:64)
- 新疆方言:他把汉语不好好儿学习。(他不好好儿学习汉语。)(彭嫒 2005:151)

(2)否定后置特征B:包含副词的否定式

[收稿日期] 2020年4月21日 [定稿日期] 2022年3月17日 doi:10.7509/j.linsci.202203.034031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XY01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2022K02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SK2021033)和国家留学基金(202206285008)资助。感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阿依努尔医生为本文语料收集提供的帮助。《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名专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文中如有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1] 根据方言者的语感,例(2)、(3)中的状语成分没有被强调,与焦点否定完全不同。此处的状语也不涉及因否定词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否定范围不一致的情况(如“他不在图书馆看书”与“他在图书馆不看书”)。虽然普通话也可以接受“再不要、跟家人不接触”这类用法,但比例很低,可视为特例。相比之下,否定词后置现象在西北方言中使用的频率更高,范围更广,几乎与前置用法平分秋色。

- a. 关中方言:我的窗子甚不高。(我的窗子不太高)(唐正大 2013:66)
- b. 兰州方言:你话怎么好好儿不说?(你怎么不好好儿说话?)(莫超 2009:30)
- c. 宁夏方言:今儿天气很不热。(今儿天气不太热。)(张安生 1993:75)
- d. 西宁方言:他按时不上班。(他不按时上班。)(邢福义 2000:297)
- e. 新疆方言:现在多不学上些东西,将来后悔呢。(现在不多学点东西,将来肯定后悔。)

(王燕 2007:120)

(3) 否定后置特征 C: 包含介词短语的否定式

- a. 关中方言:慧兰给他不浇地。(慧兰不给他浇地。)(《百家碎戏》)
- b. 甘肃方言:他连你不_了了。(他不跟你玩了。)(语料实录:学生家长)
- c. 宁夏方言:你给他书不咧给。(你别给他书。)(张安生 1993:76)
- d. 西宁方言:我连你不_了说了。(我不跟你说了。)(邢福义 2000:297)
- e. 新疆方言:你但按他说底不_了去做去,肯定做不好。(如果你不按他说的去做,肯定做不好。)

(王燕 2007:122)

西北方言中否定词后置现象自古如此还是演变而成?如果是后者,造成语言演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鲜有研究。本文以上述三类结构为切入点,探讨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动因与机制。

2 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

由于方言在口语中体现得更加充分,对方言的考证以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文为基础更为妥当。唐代以前的白话文献基本无法获得,很多都是以文言文为基础同时夹杂白话的文献。鉴于文言文普遍以共同语为主体,可考证的文献在唐代以前基本都是以共同语为基础的(徐时仪 2007)。西汉以前的共同语接近洛阳雅言(郑张尚芳 2009)。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西北地区的方言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于唐代五代以后的西北方音与同时代的《切韵》音系已存在诸多差异。据考证,唐代的西北方言(大致对应于现代的甘肃、关中、陕北、山西一带)已与当时作为共同语的东部方言(大致是河南、山东、河北一带)在语音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分化。对于当时的西北方言,可考证的文献主要是敦煌变文和禅宗语录等佛经典籍(余跃龙 2020)。由于白话的兴起与佛经的流传有很大关系,汉译佛经系统地保存了东汉以来的口语材料,其中以变文最具代表性。变文是宣传佛经的散文韵文结合体,属于唐代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白话口语(徐时仪 2007)。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大部分否定句都采用了前置语序。例如:

(4)a. 儿於一日行到邻家,见说慈母,日不曾修善,朝朝宰杀……。《敦煌变文新书卷四·目连缘起》)

b. 君亦不须再娶妇,如鱼如水;妾亦不再改嫁,死事一夫。《敦煌汉简·韩朋赋》)

此外,包含介词短语的否定句也普遍使用前置语序,并未出现否定词位于介词短语之后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把”字句正式形成。其否定形式也是以前置语序为主。^{〔2〕}否定词“不、休”都用在了“把”字及其宾语(简称“把”字结构)之前。例如:

(5)a. 不把花钿粉饰身,解持佛戒断贪嗔。《敦煌变文集新书·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2〕“把”字句产生以来就有否定词前置“否定词+把+宾语”和否定词后置“把+宾语+否定词”两种形式。唐宋时期前置式占主导。虽然书面文献中偶尔会出现后置用法(刘钦荣 2014),但在反映当时西北方言的文献中尚未出现。

b. 莫将天女与沙门, 休把眷属恼菩萨。(《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

宋代以后,西北方言与共同语的分化进一步加剧。我们已无法依据常见的书面体文献考证西北方言的使用情况。较接近当时口语的文献主要有《大乘中宗见解》和宋儒语录(张建军 2014)。例如:

(6)a. 问:见此物否? 答:此不增见我。(敦煌本《大乘中宗见解(卷)一大藏经补编第 0196 卷》)

b. 问:云何名为妙觉? 答:妙者神用,不侧称之。(同上)

(7)a. 否定词前置:初九,不远复。(《横渠易说上经》)

b. 否定词前置:今水临万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复凝滞之在前。(《横渠易说上经》)

c. 否定词前置:虑易知后则不复研究。(《横渠易说系辞上》)

d. 否定词前置:且叹其衰,不复梦见周公?(《张子语录上》)

e. 否定词前置:言富庶优暇,不甚省事,又明是继文之主。(《横渠易说上经》)

f. 否定词前置:明察之言不甚异。(《张子语录下》)

g. 否定词前置:遇是人事,但说得亦不甚好,不如孟子。(《张子语录·后录下》)

h. 否定词后置:所隔甚不多,但圣贤把得这界定尔。(同上)

i. 否定词后置:贤者在尧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张子语录上》)

《张子语录》和《横渠易说》的作者是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其著述语言多有关中方言的特点。如《朱子语类》卷五十三所述:“《横渠语录》是吕与叔诸公随日编者,多陕西方言,全有不可晓者。”据此,我们认为上述文献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以关中话为代表的西北方言。可以看出,此时否定词位于副词之前的用法仍占绝对优势,后置语序(如例(7)h-i)仅为个例。

到了元代,作为“权势语言”的蒙古语和作为“优势语言”的汉语相互竞争,加剧了二者的接触和融合。为了加强统治,蒙元统治者将蒙-汉中介语“汉儿言语”定为“天下通语”,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北方地区的共同语。元曲采用的中原通语与《切韵》的语音系统已有较大差异(徐时仪 2007)。虽然明代《洪武正韵》刊行后,中原雅言重新回归共同语的地位,但在此时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过半,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以及不同民族语言的深度接触造成西北方言最终与共同语分化,在蒙古语、维吾尔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持续影响下走上了与明清官话并行发展的道路。

最能体现元代北方通语的当属元曲。对《元刊本》调查发现,否定词位于“把”字结构之后的现象剧增,比例接近 30%(金道荣 2010)。例如:

(8)a. 唤仙童把洞门休锁。(元代范康《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第四折)

b. 第二来把香醪再不吃。(元代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三折)

c. 龙椅上把身躯不收。(元代尚仲贤《汉高皇濯足气英布》第三折)

正是此时,“把”字句否定后置式开始在西北方言中大量出现,证据见于西北地区的各种曲艺唱词。秦腔大约是从明代开始在关中地区盛行的一种戏曲形式,被认为是关中方言的缩影(李志鹏 2014)。在秦腔剧本中,否定词处于“把”字结构之后的用法颇为普遍,后置否定词的种类也更加多样。“不、没、莫”等否定词都能够出现在“把”字之后。例如:

(9)a. 为民为君为邦家,朝朝把忠心不改。(秦腔《黑逼宫》)

b. 你把我挂帅的官儿就没在你心上。(秦腔《辕门斩子》)

c. 知县官把屈情一概不管。(秦腔《法门寺》)

d. 把这些古人且莫比。(秦腔《五典坡》)

e. 把那些珠玉珍宝绫罗彩缎不愿享。(秦腔《卓文君》)

在河州“花儿”和通渭小曲的唱词里,否定词后置的比例更高,接近 50%。花儿是明代以来中国西北地区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等民族共同创作和传唱的民歌形式。由于传统的花儿(如河州花儿、山花儿、河湟花儿、洮岷花儿、陇中花儿等)都是用当地方言演唱的,花儿这种口头文学形式为研究西北方言提供了可靠的素材。此外,通渭小曲起源于明清时期陕、甘、宁、青等地区的地方剧。它和甘肃境内的秦安小曲也都如实地反映了西北方言的主要特征。例如:

- (10)a. 千万把凉水要喝。(河州花儿)
 b. 鸡蛋俩换了个线,我把你没见着。(同上)
 c. 圣上恼怒,抄家田官,把天理良心都不念。(通渭小曲《李彦贵卖水》)

也正是从元明时期开始,否定词位于副词之后的语序在西北方言中突然剧增,所占比例和使用范围都相当可观。在秦腔、通渭小曲和秦安小曲等 100 多部剧本中,我们共检索到了 18 条包含副词的否定句。其中,否定词处于副词之后的用例有 12 条,后置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此外,否定词和副词的种类明显增多,不仅“休、不、没要、没有”出现在了副词“再”之后,在甘肃定西、兰州、临夏等地区,否定词还可以用于“很、乱”等副词之后。例如:

- (11)a. 过去的话再休讲。(秦腔《二进宫》)
 b. 二皇儿再没要乱讲此话。(秦腔《白逼宫》)
 c. 再也不用哭,将你丈夫豁出,世上再没有男子汉了。(秦腔《万福莲》)
 d. 呱呆子你好憨,你再没要搬价钱。(通渭小曲《李彦贵卖水》)
 e. 摇摇摆摆我的再不来。(秦安小曲《辞曹》)
 f. 从今后再不听她言。(秦安小曲《芦花记》)
 (12)a. 这个人很不(不怎么)说话。(莫超 2009:30)
 b. 你乱别说!(你别乱说!)(同上)

除了否定词被置于副词之后,能愿动词也往往随否定词一起出现在副词之后(如“不可、不用、不能、不必、不敢”),比例高达 66%。例如:

- (13)a. 如今只有一位夫人,再不可卖与人做丫环。(秦腔《万福莲》)
 b. 再不用哭,将你丈夫豁出,世上再没有男子汉了。(同上)
 c. 我今被害要斩首,难免得钢刀割下头。再不能头戴三王纽……(秦腔《斩李广》)
 d. 小娇儿再不必泪流满面。(秦腔《四贤册》)
 e. 北哒子再不敢起反中原。(通渭小曲《杏元和番》)

与此同时,包含介词短语的否定句中也开始出现后置语序。在花儿唱词里,否定词“要”(意思相当于“别、不要”)位于介词短语之后的用法十分常见。例如:

- (14)有什么冤枉给阿哥说,亏死了,千万给别人要说。(河州花儿)

综上,据文献考证,西北方言否定结构的语序自元明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出现了否定词位于“把”字结构和介词短语之后的现象,而且否定词用于副词之后的比例也显著提高。为何上述否定后置用法均在元明以后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这引发了我们对语言演变动因的思考。

语言结构的演变一方面受重构(reconstruction)、语法化等内在因素的驱动(McMahon 1994; Thomason 2001),另一方面也受语言接触等外在因素的影响。相关研究认为,西北方言的演变主要是受到了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桥本万太郎 1985; 王燕 2007; 王双成 2011; 唐正大 2013; 海峰 2015)。然而,这种接触性演变具体是如何发生的?目前尚未有系统研究。本文将以否定结构的语序为切入点,从

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两个方面探究西北方言演变的动因和机制。

3 西北方言否定语序演变的动因和机制

3.1 “把”字句否定式

最早大量出现在西北方言中的否定词后置结构是“把”字句否定后置式。该结构在元代以后的书面语中十分流行,但是到了清末又趋于消亡(张蕾 2006)。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把”字句否定后置式从弱势发展到强势,而后又从官话中消失但却在西北方言中沿用至今?学界从认知、语义、语用等角度探讨了“把”字句否定后置式为何最终被摒弃(张蕾 2006;刘钦荣 2014),但是对其兴起的原因鲜有研究。金道荣(2010)对《元刊本》统计发现,后置式在元代剧增的同时“把”字句泛化现象(即超出了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范围和限制条件)十分严重。二者可能受同一种外因驱动: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接触(金道荣 2010;包金曼 2016)。

语言接触是导致语言演变的重要因素。根据“不完全学习”(imperfect learning)(Thomason 2001)效应是否出现,接触性演变分为“借用”(borrowing)和“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由于被借成分一般是由母语使用者引入的,借用过程很少涉及不完全学习的问题(吴福祥 2007)。而转用干扰通常由二语者引发,他们对目标语的学习往往是不完全的。一旦习得偏误作为“接触引发的创新”(contact-influenced innovation)(Thomason 2001: 63)在语言区传播开来,就很可能被大量模仿和使用,最终导致目标语发生变异,甚至演变成为一种通用于整个语言区的“中介语”或“混合语”(Thomason 2001:75)。总之,因母语迁移而造成的不完全习得是目标语出现转用干扰的主要动因之一(Thomason 2001, 2003; 吴福祥 2007)。梵语中的卷舌音就是因古代达罗毗荼语使用者对目标语的不完全习得造成的(Emeneau 1956)。

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很可能也是二语不完全习得的结果。据调查,阿尔泰语母语者习得“把”字句的主要偏误之一是将否定词置于“把”字结构之后(金道荣 2010)。这与元明以来出现在汉语西北方言中的否定后置特征 A 完全一致。中国西北地区与周边阿尔泰语长期接触,“把”字句否定后置式同时在阿-汉中介语和西北方言中大量出现绝非巧合。

在辽金元时期,我国北方汉语与阿尔泰语接触得十分频繁,元代受蒙古语的影响尤其强烈。阿尔泰语母语者学习汉语的一大困难就是语序差异。习惯了 SOV 语序的阿尔泰语母语者使用汉语时倾向于把宾语移到谓语之前、主语之后。此时,已经语法化为介词的“把”字为宾语前置提供了句法标记,成为汉语和阿尔泰语在语序上的会聚点。阿尔泰语母语者便顺理成章地将“把”字与其母语的宾格标记对应起来,在动词出现之前就说出了宾语。然而,这种学习策略忽视了汉语对“把”字句的诸多限制(如宾语必须有定,谓语通常具有处置义,一般由双音节动词充当,带有补语等),母语迁移引发的习得偏误由此在阿-汉中介语中产生。如例 15(a)中,不但“把”字之后的宾语“三斗醋”无定,而且谓语由单音节动词“呷”充当,缺少表示结果的补语。这类过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的用法在《刘知远诸宫调》中所占比例接近“把”字句总数的一半,充分体现了阿尔泰语系女真语对汉语的影响(金道荣 2010)。例如:

- (15)a. 洪義洪信由然骂,待你发迹,俺把三斗醋鼻内呷。(金·《刘知远诸宫调》)
- b. 第二来把香醪再不吃。(元·马致远《元刊本·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 c. 我把那疋绦罗不希望。(明·臧懋循《元曲选》)

此外,在“把”字句的习得偏误中,往往存在否定词后置的问题。^{〔3〕}如例(15)b所示,否定词“不”用在了被否定的“把”字结构(“把香醪”)之后。成书于元代晚期的《元刊本》记录了大量受蒙古语影响的蒙式汉语(蒙古语的语法渗透率约40%),为研究当时的蒙-汉中介语提供了证据(金道荣 2010)。这种由母语迁移引发的习得偏误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会世代相传。因此,否定词后置用法直至明代都十分流行。如例(15)c所示,编纂于明代的《元曲选》中频繁出现“把……不”句式。

既然否定词在“把”字句中的位置可前可后,为什么蒙古语母语者更倾向于使用后者?由于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普遍采用逆行结构(桥本万太郎 1985),即中心语后置语序(head-final)(Comrie 1989),表达时态、情态、人称、性、数、格以及否定等信息的成分通常附着在句末的谓语动词上(力提甫·托乎提 2011;高莲花 2018)。受这种语序框架的影响,即母语投射(Thomason 2001),阿尔泰语母语者一般认为否定成分与谓语的关系较为紧密。如果他们习惯了首先将否定成分与动词组合,那么在习得汉语“把”字句否定式的过程中自然更倾向于选择后置式。

中介语的习得偏误作为创新用法在整个语言区推广后,目标语(汉语)被影响的可能性就相当大。蒙元统治时期产生了一种以汉语北方方言为上层语言、蒙古语为底层语言的蒙-汉中介语。这种兼具蒙、汉双语特征的皮钦语不仅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口语(祖生利 2007),而且在元朝后期发展为“汉儿言语”,以“天下通语”的地位通过《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官方文书影响了被征服地区的语言。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元代以后的汉语语法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祖生利 2007;金道荣 2010;赵长才 2014)。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到了元代,“把”字句及其否定后置式在汉语中突然剧增,且西北方言的否定结构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语序上的变化。可以说,蒙古人对汉语“把”字句的不完全习得是造成该结构在元代发生接触性演变的主要原因。

然而,为什么“把”字句否定后置式的繁荣只限于我国西北地区?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往往受接触强度、语言自身特点及其与接触语的类型距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元代以后,蒙古语与汉语的大面积接触出现终结,“把”字句否定后置式因不符合汉语语序的基本规律而逐渐被官话摒弃,但是西北地区的一些方言仍与阿尔泰语保持着深度接触,完全可能在阿尔泰语的持续影响下将否定后置特征保留下来。就新疆地区而言,“把”字句的泛化与维吾尔语的影响有直接关系(王景荣 2002;彭嫵 2005;王燕 2007)。由于维语的基本语序为SOV,维语母语者在学习汉语时也倾向于将宾语前置。当他们发现“把”字具有提宾功能后,就倾向于将“把”字与维语的宾格标记-ni相对应(王景荣 2002;王燕 2007),在汉语交流中大量使用“把”字句,甚至出现过度泛化。这一点在我们对维族学生的实地调查中也得到了验证。

我们在新疆和田地区的一所中学随机选取了30名维族学生(平均年龄14—15岁,有八年的汉语学习经历),让他们根据提供的词语造句,每人完成5个句子。在总共产出的150个句子中,有115个“把”字句。其中,27个“把”字句存在语序偏误,占总数的23%;14个属于过度泛化,占偏误总数的52%。维族学生倾向于用“我把那个人很喜欢”表达“我很喜欢那个人”。例如:

- (16)a. 我 把 那个人 很喜欢。(维-汉中介语)
 b. Man u adam ni bak yahxikuriman (维吾尔语)
 我 那 人 宾格标记 很 喜欢

〔3〕 有些“把”字句否定后置式的出现确实因“把”字句泛化造成。相同情况下,普通话不允许“把”字出现,因而也就不会使用“把”字句否定后置式。当然,“把”字句泛化与“把”字句否定后置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待考证。

我很喜欢那个人。

普通话不允许“把”字与诸如“想”“爱”之类的心理动词共现。为何维族学生通常选择“把”字句？在随后的访谈中，他们普遍承认是将其母语的宾格标记-ni 与汉语的“把”字对应了起来。对比发现，例(16)a 包含一个“把”字，例(16)b 有一个宾格标记-ni，除此之外，二者句式极其相似。顺应维语的 SOV 语序而进行的提宾操作可能是造成维族学生过度使用“把”字句的主要原因。

此外，我们对“把”字句否定式的调查显示，约有 80% 的偏误都属于否定词后置造成的错序问题。在表达“我不认识他”时，维语学生倾向于使用“把”字，并且通常将否定词“不”放在“把”字结构（“把他”）之后，紧邻句末的谓语动词。例如：

(17)我把他不认识。（维-汉中介语）

一旦这种习得偏误在语言交际中频繁出现，就很可能被汉语母语者模仿和使用，并进而影响到当地的汉语方言。^{〔4〕} 这可以解释为何新疆方言中的“把”字句语序（如例(1)e 他把汉语不好好儿学习）与例(17)十分相似。如果母语迁移造成的习得偏误可以世代相传，那么现代中介语与最初的接触语（即引发目标语演变的早期中介语）就具有同质性。据此推断，“把”字句泛化和否定词错序偏误在维族与汉族接触的早期就出现了。此后长期的深度接触是新疆汉语方言“把”字句发生语序变化的重要外因。

另有证据见于带有能愿动词的“把”字句。西北方言中如果“把”字句否定式里有能愿动词，否定词和能愿动词都被后置。不仅兼具否定和情态意义的“要”字用在“把”字结构之后，能愿动词“敢、能”连同否定词一起都出现在了“把”字结构之后。这与阿尔泰语语序框架十分相似。例如：

(18)a. 青海方言：三扇儿蒸笼一口锅，你再渴，千万把凉水要喝。（青海花儿）

b. 关中方言：喝酒归喝酒，把阎君爷交的差事可不敢耽搁了。（秦腔《唐王游地狱》）

c. 兰州方言：都到这么个地步了，你就把我不能帮给咋吗？（包金曼 2016:15）

综合上述证据可以看出，元代以来汉语与蒙-汉、维-汉等阿-汉中介语的深度接触是“把”字句及其否定后置式在西北方言中沿用至今的直接外因。

总之，西北方言的否定后置特征 A 与阿-汉中介语的“把”字句习得偏误高度相似。根据接触性演变发生的机制及历史事实可以断定，“把”字句的泛化及其否定后置式在西北方言中的大量出现与阿尔泰语母语者对汉语的不完全习得有直接关系。蒙-汉中介语的习得偏误在北方地区的推广是“把”字句否定语序发生变化的最初动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蒙-汉混合语中不符合汉语基本规律的用法（如“把”字句否定后置式）逐渐被官话摒弃，但是西北方言在蒙古语和维吾尔语的共同影响下将阿-汉中介语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宾语前置、否定词后置）保留了下来。总之，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结果均显示，阿尔泰语母语者对汉语否定句的不完全习得是“把”字句否定后置式在西北方言中得以沿用至今的深层机制。那么，其他结构中出现的否定词后置语序是否也与阿尔泰语母语者对汉语的不完全习得有关？

3.2 包含状语的否定结构

汉语否定标记通常用于谓语之前，如果谓语还有前置状语，就存在否定标记与状语之间的排序问题。无论是在副词充当状语的否定句中，还是在介词短语充当状语的否定句中，“否定词+状语[副词/

〔4〕 二语者因母语的影响在习得目标语时产生变体的情况并不少见。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语的使成结构使用“双重前缀”，这很可能是由转用社团的母语（库希特语）造成的。因为其他闪米特语的使成结构只用单一前缀，但是库希特语使成结构式则用“双重后缀”（吴福祥 2007）。

介词短语]+谓语”是普通话中常见的语序,也是西北方言在元代以前普遍使用的语序。然而,在当今西北方言中,“状语[副词/介词短语]+否定词+谓语”语序更流行。如例(19)所示,在甘肃定西、兰州和临夏等地区的方言中,“不、要”和“不要、不敢”等否定词及能愿动词通常位于副词性状语“很、胡、深、多、乱、再”之后。例如:

(19)a. 他很不喝酒。(他不怎么喝酒。)(莫超 2009:30)

b. 你胡要拉!(你别胡拉!)(同上)

c. 你深要挖!(你别往深里挖!)(同上)

d. 多不买煞?(不多买点吗?)(同上)

e. 东西乱不要摆!(东西不要乱摆!)(同上)

f. 北咁子再不敢起反中原。(《通渭小曲·杏元和番》)。

在关中、宁夏、西宁以及新疆地区,“不”“要”“别”等否定词用于介词短语后的用法也颇常见。例如:

(20)a. 关中方言:你到你爷家要去了。(你不要到你爷家去了。)(唐正大 2013:68)

b. 西宁方言:我连你不说了。(我不跟你说了)(邢福义 2000:297)

c. 宁夏方言:你们连他们不嚷,你们也给他们不说。(别和他们吵,也别对他们说什么)(张安生 1993:76)

d. 新疆方言:沿底渠边边子别走。(别沿渠边走。)(王燕 2007:122)

是什么原因造成西北方言的否定结构从元代以前的“否定词+副词/介词短语+谓语”语序演变为当今的“副词/介词短语+否定词+谓语”?对比发现,当代西北方言的否定语序与阿-汉中介语的否定词错序偏误高度相似。

来自汉语二语习得的证据显示,蒙古学生习得包含副词的汉语否定句时,倾向于将否定词置于被否定的时间副词“经常”之后。例如:

(21) 副词+否定词+谓语

我烟 经常 不 抽。(陈月 2014:24)

此外,否定词位于介词短语之后的现象在蒙古学生习得介词“给”的错序偏误中也十分典型。例(22)所示的否定词与介词之间的错序问题在高水平学生中的偏误率达10%左右。例如:

(22) 介词短语+否定词+谓语

a. 我 给同学 不 说我不好的事。(海伦娜 2015:34)

b. 这几天给妈妈 没 打电话。(同上)

我们对维族学生实地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现象。20名新疆和田地区的维族中学生(年龄14—15岁,有平均八年的汉语学习经历)参加了调查。他们按要求使用括号中的词语补全句子(见例(23)),每人完成13个句子。有2名学生因故没有完成,数据不参与统计。最终有18名学生的数据有效。共收集到223个句子(个别学生没有完成所有的句子),有157个句子出现了语序偏误。其中,否定词错序偏误最典型,共计90例,占语序偏误总数的57%。在所有的否定词错序偏误中,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副词+否定词+谓语”型,如例(23)a,另有三分之一属于“介词短语+否定词+谓语”型,如例(23)b。例如:

(23)a. 副词+否定词+谓语

(走,马上,不要):我去一下就回来,你 马上 不 要走。

b. 介词短语+否定词+谓语

(按他,说的,做,不):你 按他说的 不 做,肯定做不好。

基于蒙语、维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与西北方言深度接触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阿-汉中介语的习得偏误与当今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高度一致并非巧合。如果元代的蒙古语母语者和维语母语者对汉语否定句的不完全习得是“把”字句否定后置式产生的主要机制,那么,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这一机制也完全可能造成否定词后置语序出现在其他结构中。否定后置特征 B 和 C 即为典型代表。

诸多语言事实表明,西北方言的否定语序与阿-汉中介语的语序偏误存在系统的对应关系,几乎每种否定词后置语序在阿-汉中介语中都有相应的偏误案例。由于相当一部分阿尔泰语的否定成分都黏着在句末的谓语动词上,阿尔泰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否定句时也倾向于将否定成分放在紧邻句末谓语动词的位置,而将其他成分(如“把”字结构、状语等)前置。可以说,首先出现在阿-汉中介语里的否定词后置用法最终在漫长的语言接触中影响了西北方言。这种用法在“把”字句中体现为否定后置特征 A(即例(1)所示的“把”字句否定后置式);在包含状语的否定句中体现为否定后置特征 B 和 C(即例(2)–(3)所示的否定词后置结构)。据此,本文提出,阿尔泰语母语者对汉语否定句的不完全习得是造成西北方言否定语序发生转用干扰的主要动因和机制。

事实上,阿-汉中介语对西北方言的影响并不限于否定结构。在新疆方言中,能愿动词位于状语之后的用法也比较常见。如例(24)中的“能”出现在副词性状语“这么价(这样)”之后,与普通话的说法“衣服能这么穿吗”差别很大。但是这种“状语+能愿动词+谓语”语序与维族学生习得汉语的偏误完全一致。如例(25)所示,维族学生习得能愿动词“会”时,经常将其用在状语之后,紧邻句末的动词。

(24)新疆方言:衣服这么价能穿吗?(语料实录:医生)

(25)维-汉中介语:只有你会笑了,世界也向你会笑。(李玲 2010: 123)

在维语中,除了否定附缀,表示人称、时态、情态以及语气的附缀也都黏着在句末的谓语动词上。在这种语序框架的影响下,维族学生习得汉语句子时也很可能倾向于将能愿动词置于状语之后、紧邻句末的谓语动词。

综上,否定词及能愿动词后置等现象表明,正是在与阿-汉中介语的深度接触中,西北方言的语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接触性演变根源于阿尔泰语母语者对汉语特殊句式的不完全习得。

这一观点在学界对河湟方言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甘青河湟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和陇中片,但是在基本语序、语法标记以及特殊结构的表达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属性。青海民和的甘沟话、甘肃临夏的唐汪话和河州话普遍允许 OV 与 VO 两种语序并行,且前者占优势。应 SOV 语序和谐性的要求,唐汪话还出现了后置引语助词“说着、说”。此外,河湟方言的后置附着词“哈”(杨永龙 2014)、后置格标记、复数标记以及黏着性致使结构等非汉源语法特征也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张安生(2007)和罗瑞(2013)认为,“说着、说”这种异源性引语标记是在汉语方言与阿尔泰语接触的背景下产生的,并从名词的格标记和差比句的结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河湟方言在蒙古语和突厥语等阿尔泰语的影响下发生了语法结构上的变异(张安生 2013, 2016)。徐丹(2011a, b)提出,河州话的复数标记“们”、唐汪话和河州话的后置词和格标记、以及语法标记“哈”和“把……哈”句式都是因与阿尔泰语深度接触而形成的混合语法形式。这种语言接触引发的结构演变甚至影响到了基本的语序类型。唐汪话的 OV 语序就是受蒙古语影响的结果(徐丹 2013)。杨永龙(2015, 2019)认为,河湟方言的混合性特征是由深度借用和转用干扰造成的。由于河湟方言与周边的安多藏语和阿尔泰诸语都有深度接触,很可能在语序特征上受二者的双重影响。当然,在标补词的位置、名词与冠词的语序、助动词与主要动词的语序等局部语法特征上,甘沟话与土族语更为一致。通过对比甘沟话与土族语的致使结构,赵绿原(2019)进一步证明,河湟方言受土族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鉴于不同语/方言之之间的联系存在偶然性,有关语言演变的假设需要多方面的佐证。通过对否定词的区域性推移进行考证,桥本万太郎(1985)发现,北方方言与蒙古语和满语的否定词在音形方面非常接近,为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说提供了语音上的证据。下文将从否定结构的区域性差异角度论证西北方言所发生的接触性演变。

4 语言接触的地理印证

如果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与语言接触有关,那么演变的程度就可能会随接触的强弱而消长。由于地域上的接壤是促成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重要条件,语言接触的程度往往由目标语与接触语的空间距离决定,接触性演变的强度因此也会在地理分布上有所体现。

就否定后置特征而言,西北方言受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确实有所不同,总体呈现自关中地区向西、向北由弱到强的趋势。首先,“把”字句否定后置式在陕西、甘青、宁夏和新疆等地区的可接受程度和使用频率存在明显差异。我们的实地调查发现,关中东府地区对“把”字句否定后置式的接受程度低于前置式,后置式的使用范围也十分有限,多是一些与“给”字共现的固化结构。例如:

(26)a. 给娃把鞋莫买到心上。(语料实录:街坊老奶奶)

b. 你把这话给我老早不说!(语料实录:银行退休职员)

相比之下,关中西府地区对后置式的接受程度和使用频率较高,基本与前置式持平(闫慧 2007),所出现的句式种类也更为丰富。文献显示,不仅否定词出现在“把”字结构之后,而且“锁好、完成、说清楚”等多种动词都可以充当谓语。例如:

(27)a. 你把门没锁好。

b. 她把任务没按时完成。

c. 告诉他把问题不说清楚不行。(闫慧 2007:48)

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区对后置式的接受程度和使用频率更高,涵盖的句型种类也更多,几乎各种类型的动词都可以充当谓语,甚至还出现了非处置义动词(如“知道”)做谓语的情况。总之,否定后置特征A体现出自关中东府地区向西、向北越来越强的趋势。例如:

(28)a. 甘肃方言:把饭没吃。(莫超 2009:31)

b. 宁夏方言:土匪咋把他的命还没有害?(张安生 1993:76)

c. 新疆方言:我把造句不知道。(语料实录:中学生)

否定后置特征B(即否定词位于副词之后)的强度也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副词与否定词倒置的结构中,只有“再不”和“甚不”这两种形式在关中方言中使用得最多。而在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区,用在否定词之前的副词更加丰富,如甘肃方言例(29)a-b中的“胡”和“深”等表示方式和程度的副词(仅限于甘肃中部的定西、兰州、临夏等地区),宁夏方言例(29)c-e中的“很、就、好好儿”等表示程度和时间的副词,以及新疆方言例(29)f-j中的“多、老老实实、这么价、直接、悄悄”等。可以看出,否定后置特征B的强度也是从关中地区向西北逐渐递增。

(29)甘肃方言:a. 你胡耍拉!(你别胡拉!)(莫超 2009:30)

b. 你深耍挖!(你别往深里挖!)(同上)

宁夏方言:c. 字咋很不显?(字怎么不太清楚?)(张安生 1993:75)

d. 我们就不走。(我们不马上走)(邢福义 2000:297)

e. 你阿蒙好好儿不学习?(你为什么不好好儿学习?)(同上)

新疆方言:f. 现在多不学上些东西,将来后悔呢。(王燕 2007:120)

g. 外面惹下麻达咧,回来还老老实实不说。(同上)

h. 包包这么价别背萨,难看底很。(王燕 2007:121)

i. 当时他也直接莫找我来底,找底别人。(王燕 2007:120)

j. 我去一下就回来咧,你可悄悄别走掉。(王燕 2007:121)

与之类似,否定后置特征 C(即否定词位于介词短语之后)也呈现出自关中向西、向北逐渐增强的趋势。在关中方言区,很多介词短语既可以出现在否定词前,也可以出现在否定词后,两种用法的使用频率几乎各占一半。如例(30)a、b 的说法在户县方言中都可以接受;兴平方言对例(31)a、b 的接受程度也没有明显差异。例如:

(30)a. 否定词前置:没给老王送。(户县方言 康素娟、孙立新 2008:67)

b. 否定词后置:给老王没送。(同上)

(31)a. 否定词前置:我不连你说了。(兴平方言 语料实录)

b. 否定词后置:我连你不说了。(同上)

相比之下,否定词位于介词短语之后的用法在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区更流行。虽然方言者对例(32)的前置、后置两种表达都可以接受,但是普遍认为后置语序更自然、更顺口(王燕 2007)。

(32)a. 否定词前置:东西还莫给人家拿去?(王燕 2007:122)

b. 否定词后置:东西还给人家莫拿去?(同上)

总体而言,西北方言允许否定词出现在否定对象之后,但这种用法的范围、频率和接受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关中方言区距离阿-汉深度接触的地区最远,因此所出现的否定后置特征最弱,往往在接受否定词后置语序的同时并不排斥前置语序。相对而言,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方言距离接触语更近,否定后置特征也更强。总之,否定语序演变的趋势与接触语的地理分布基本吻合:后置特征随目标语与接触语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弱。这种语言特征分布的地域差异为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接触性演变提供了地理印证。

5 结语

中国西北地区的方言自元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语法结构方面,否定词倾向于出现在否定对象之后。西北方言中否定语序为何出现这种变化引起了学界关注。相关研究表明,西北方言的演变与接触阿尔泰语有关。然而,就语言接触具体如何引发西北方言语序演变这一问题,尚未有系统研究。本文以“把”字句否定式和包含状语的否定句为切入点,对西北方言否定语序发生接触性演变的动因和机制进行了考察。

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属于转用引发的干扰,主要由外来语者对目标语的不完全习得造成。研究发现,阿-汉中介语的否定词错序偏误与当今西北方言的否定词后置语序高度一致。阿尔泰语母语者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倾向于把表达否定或情态的成分留在句末与动词组合,而将状语等其他成分前置。由此产生的否定词后置语序通过深度的语言接触影响了当地的汉语方言,并在同一语言群体内部世代相传。据此,本研究提出,阿-汉中介语的否定词错序偏误在元统治区的推广是西北方言否定语序发生变化的最初动因。阿尔泰语母语者对汉语否定结构的不完全习得是西北方言否定语序发生接触性演变的深层机制。否定词后置特征在关中地区最弱,向西、向北逐渐增强,符合演变强度随接触语的距离远近而消长的基本规律。

参考文献

- Bao, Jinman (包金曼). 2016. *Lanzhou Fangyan Zhong de “Ba” Ziju* 兰州方言中的“把”字句 [“Ba” Construction in Lanzhou Dialect]. Jin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Jinan University].
- Chen, Yue (陈月). 2014. *Mengguguo Xuesheng Fouding Fuci “Bu” he “Mei” Pianwu Fenxi ji Jiaoxue Celüe* 蒙古国学生否定副词“不”和“没”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 [Error Analysi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Negative Adverbs “Bu” and “Mei” against Mongolian Students]. Jili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Jilin University].
- Comrie, Bernard. 1981.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meneau, Muray. 1956. India as a linguistic area. *Language* 32: 3—16.
- Gao, Lianhua (高莲花). 2018. Mengguyu de fouding duanyu chutan 蒙古语的否定短语初探 [A preliminary survey on Mongolian negative phrases].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18. 5: 73—80.
- Hai, Feng (海峰). 2015. Dongganyu “ba N bu V” jushi fenxi 东干语“把 N 不 V”句式分析 [“Ba N bu V” sentence in the Dungan language]. *Xinjiang Daxue Xuebao* 新疆大学学报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2015. 2: 120—123.
- Hai, Lunna (海伦娜). 2015. *Menggu Liuxuesheng Xide Jieci “Gei” de Pianwu Fenxi ji Jiaoxue Duice* 蒙古留学生习得介词“给”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Error Analysi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he Preposition “Gei” by Mongolian Students]. Nanjing: Nanjing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Hashimoto, Mantaro (桥本万太郎). 1985. *Yuyan Dili Leixingxue* 语言地理类型学 [Geographical Typology of Language].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Jin, Daorong (金道荣). 2010. *Lun Aertai Yufa Beijing xia de Hanyu “Ba” Ziju Pianwu de Shengcheng Jizhi ji Jiaoxue Duice* 论阿尔泰语法背景下的汉语“把”字句偏误的生成机制及教学对策 [A Study on Error-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Ba” Construction and Its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under Altaic Grammar]. Beiji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Ph. D.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 Jin, Yulan (靳玉兰). 1995. Qianxi Qinghai fangyan “ba” ziju de jizhong teshu yongfa 浅析青海方言“把”字句的几种特殊用法 [A study of some special usages of the “ba” construction in Qinghai dialect]. *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1995. 3: 64—66.
- Kang, Sujuan (康素娟), & Lixin Sun (孙立新). 2008. Shaanxi Huxian fangyan de foudingshi 陕西户县方言的否定式 [Shaanxi Hu county dialect’s negative form]. *Shaanxi Jiaoyu Xueyuan Xuebao*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08. 4: 65—69.
- Li, Ling (李玲). 2010. *Weiwuerzu Yukesheng Hanyu Wanju Chengfen Xuexi Yanjiu: Yi Shiti, Nengyuan Fanchou Weili* 维吾尔族预科生汉语完句成分学习研究——以时体、能愿范畴为例 [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Sentence Completing Element by Uyghur Preparatory Students]. Zhongyang Minz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Ph. D. dissert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Li, Zhipeng (李志鹏). 2014. Xiqin difang xiqu shi Guanlong fangyan de suoying 西秦地方戏曲是关陇方言的缩影 [West Qinling local dialect operas as the epitome of Guanlong dialects]. *Baoji Wenli Xueyuan Xuebao*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14. 5: 60—64.
- Litifu, Tuohuti (力提甫·托乎提). 2011. Lun Weiwueryu fouding chengfen “-ma/-mä-” de jufa texing 论维吾尔语否定成分“ma/mä-”的句法特性 [On the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Uyghur negative suffix “-ma/-mä-”]. *Minzu Yuwen* 民

- 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11. 6: 30—39.
- Liu, Qinrong (刘钦荣). 2014. Guanyu “ba” ziju zhong foudingci de weizhi 关于把字句中否定词的位置 [On the syntactic position of negative verbs in “ba” construction]. *Hubei Gongcheng Xueyuan Xuebao*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14. 2: 54—60.
- Luo, Rui (罗瑞). 2013. Tangwanghua li yuqici “shuo” “shuozhe” de yufahua guocheng 唐汪话里语气词“说”“说着”的语法化过程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modal particle “shuo” and “shuozhe” in Tangwang dialect]. *Yufahua yu Yufa Yanjiu (liu)*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六)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Research (6)], 233—261.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cMahon, M. S. April. 1994. *Understanding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 Chao (莫超). 2009. Gansu fangyan yufa tedian zongshu 甘肃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综述 [A review of the grammar of Gansu dialect]. *Xibei Chengren Jiaoyu Xuebao*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Northwest Adult Education] 2009. 2: 29—32.
- Peng, Yan (彭嫵). 2005. Xinjiang Hanyu fangyan zhong de “ba” ziju: Jianlun Aertaiyu dui xibei fangyan de yingxiang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把”字句——兼论阿尔泰语对西北汉语方言的影响 [On “ba” construction in local Xinjiang dialect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Altaic Language on Chinese dialects in Northwestern China]. *Xinjiang Daxue Xuebao* 新疆大学学报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2005. 4: 151—152.
- Tang, Zhengda (唐正大). 2013. Guanzhong fangyan fouding jiegou: Jiantan xibei fangyan zhong fouding yu zhuangyu de xiayu 关中方言否定结构——兼谈西北方言中否定与状语的辖域 [Negative structures in Guanzhong dialect]. *Yuyan Yanjiu Jikan (dishiyi ji)* 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一辑) [Collection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11)], 58—69.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 Thomason, Sarah. 2001. *Language Contact: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on, Sarah. 2003. Contact as a source of language change.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s. by Brian D. Joseph & Richard, D. Janda, 687—71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Wang, Jingrong (王景荣). 2002. Xinjiang Hanyu fangyan de “ba” ziju 新疆汉语方言的“把”字句 [“Ba” construction in Xinjiang dialect of Chinese language]. *Xinjiang Daxue Xuebao* 新疆大学学报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2002. 2: 131—135.
- Wang, Shuangcheng (王双成). 2011. Qinghai Xining fangyan de geiyulei shuangjiwu jiegou 青海西宁方言的给与类双及物结构 [The giving-typ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Xining dialect, Qinghai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1. 1: 14—19.
- Wang, Yan (王燕). 2007. Wulumuqihua fouding fuci de yongfa: Jiantan tujuezu yuyan dui xinjiang hanyu fangyan de yingxiang 乌鲁木齐话否定副词的用法——兼谈突厥族语言对新疆汉语方言的影响 [The use of negative adverbs in Urumqi dialect: An impact of Turkish language on Chinese dialect in Xinjiang]. *Xinjiang Shifan Daxue Xuebao*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2007. 2: 120—123.
- Wu, Fuxiang (吴福祥). 2007. Guanyu yuyan jiechu yinfa de yanbian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 [Language evolution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7. 2: 3—23.
- Xing, Fuyi (邢福义). 2000. Xiaoju zhongshu shuo de fangyan shizheng 小句中枢说的方言实证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dialects for the hypothesis of the clauses-oriented approach].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0. 4: 289—298.
- Xu, Dan (徐丹). 2011a. Tangwanghua de gebiaoji 唐汪话的格标记 [The case markers in the Tangwang languag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1. 2: 145—154.
- Xu, Dan (徐丹). 2011b. Hanyu Hezhouhua ji zhoubian diqu li fei zhiren mingci de fushu biaoji “men” 汉语河州话及周边地区里非指人名词的复数标记“们” [The plural marker “men” on non-human nouns in Hezhou dialect and the sur-

- rounding areas].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11, 6: 9—23.
- Xu, Dan (徐丹). 2013. Gansu Tangwanghua de yuxu 甘肃唐汪话的语序 [On the word order of Tangwang dialect in Gansu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3, 3: 206—214.
- Xu, Shiyi (徐时仪). 2007. *Hanyu Baihua Fazhan Shi* 汉语白话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Yan, Hui (闫慧). 2007. *Baoji Fangyan Yufa Chutan* 宝鸡方言语法初探 [*A Preliminary Survey on Baoji Dialect*]. Shaanxi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Yang, Yonglong (杨永龙). 2014. Qinghai Minhe Gangouhua de duogongneng gebiaoji “ha” 青海民和甘沟话的多功能格标记“哈” [The multi-functional case marker “xa” in Gangou Chinese Dialect in Minhe Hui and Monguor Autonomous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3, 4: 230—241.
- Yang, Yonglong (杨永龙). 2015. Qinghai Minhe Gangouhua de yuxu leixing 青海民和甘沟话的语序类型 [On the word order typology of Gangou Chinese dialect in Minhe Hui and Monguor Autonomous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15, 6: 15—30.
- Yang, Yonglong (杨永龙). 2019. Ganqing Hehuanghua de hunhexing tezheng jiqi chansheng tujing 甘青河湟话的混合性特征及其产生途径 [The mixed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Hehuang Chinese dialects in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and their genesis routes].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19, 2: 10—24.
- Yu, Yuelong (余跃龙). 2020. Tang wudai xibei fangyin de zaoqi yuantou he xingcheng lishi 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早期源头和形成历史 [The early source and the formation history of Northwest dialect 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Jilin Daxue Shehui Kexue Xuebao*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2: 202—210.
- Zhang, Ansheng (张安生). 1993. Ningxia Tongxin (Huimin) fangyan de yufa tedian 宁夏同心(回民)方言的语法特点 [The grammar of Tongxin dialect of Hui in Ningxia]. *Ningxia Shehui Kexue* 宁夏社会科学 [*Ningxia Social Sciences*] 1993, 6: 74—80.
- Zhang, Ansheng (张安生). 2007. Xining Huiminhua de yinyu biaoji “shuozhe” “shuo” 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说着”“说” [On the quotative markers “shuozhe” and “shuo” in the dialect of the Hui Muslims in Xi’ning, Qinghai].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7, 4: 343—355.
- Zhang, Ansheng (张安生). 2013. Ganqing Hehuang fangyan mingci de gefanchou 甘青河湟方言名词的格范畴 [Nominal cases in Hehuang dialects in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3, 4: 291—307.
- Zhang, Ansheng (张安生). 2016. Ganqing Hehuang fangyan de chabiju: Leixingxue he jiechu yuyanxue shijiao 甘青河湟方言的差比句—类型学和接触语言学视角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of Hehuang dialects in Gansu and Qinghai: Perspectives of typology and contact linguistic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6, 1: 3—19.
- Zhang, Jianjun (张建军). 2014. Hanyu xibei fangyan yuyin yanbian de lishi yanjiu gaishu 汉语西北方言语音演变的历史研究概述 [Review of historical study of phonetic evolution of Northwest dialects of Chinese]. *Xibei Minzu Daxue Xuebao*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2014, 4: 76—81.
- Zhang, Lei (张蕾). 2006. Foudingshi “ba” ziju de lishi fazhan 否定式“把”字句的历时发展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negative forms of “ba” construction]. *Yuwen Xuekan* 语文学刊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2006, 8: 98—103.
- Zhao, Chengcai (赵长才). 2014. Yuyan jiechu beijing xia yuanming shiqi “houtou” biao shijian de yongfa jiqi lai yuan 语言接触背景下元明时期“后头”表时间的用法及其来源 [The origin of the temporal reading “houtou” in the context of language contact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4. 3: 222—235.

Zhao, Lüyuan (赵绿原). 2019. Qinghai Minhe Gangouhua de zhishi jiegou 青海民和甘沟话的致使结构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the Gangou dialect of Qinghai provinc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9. 2: 215—230.

Zheng, Zhangshangfang (郑张尚芳). 2009. Xiayu tansuo 夏语探索 [On Xia language]. *Yuyan Yanjiu* 语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9. 4: 1—12.

Zu, Shengli (祖生利). 2007. Yuandai de mengshi Hanyu jiqi shiti fanchou de biaoda: Yi zhiyiti wenxian de yanjiu wei zhongxin 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为中心 [On the Mongolian Pidgin Chinese of Yuan dynas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tense and aspect category]. *Dangdai Yuyanxue*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7. 1: 1—13.

作者简介

袁芳,女,1983 年生,陕西兴平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句法学。

魏行,男,1979 年生,山东平邑人。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d Order
of Negation in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s

Yuan Fang Wei H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

Abstract The word order of the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s has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since Yuan dynasty, as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negative particles tend to appear after the negated elements. Previous studies hold that contacting with Altaic languages is the major mechanism for the change of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s, but currently it still lacks systematic studies on the details that lead to the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negation postposition in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contact.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 syntactic position of negative particles in Ba-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s containing adverbs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s reveal that there i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negation expressions in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s and those in Altaic-Sino interlanguages. Hence, we propose that the incomplet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negation by Altaic native speaker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stverbal negation in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Keywords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negation postposition; language contact; interlanguage; imperfect learning